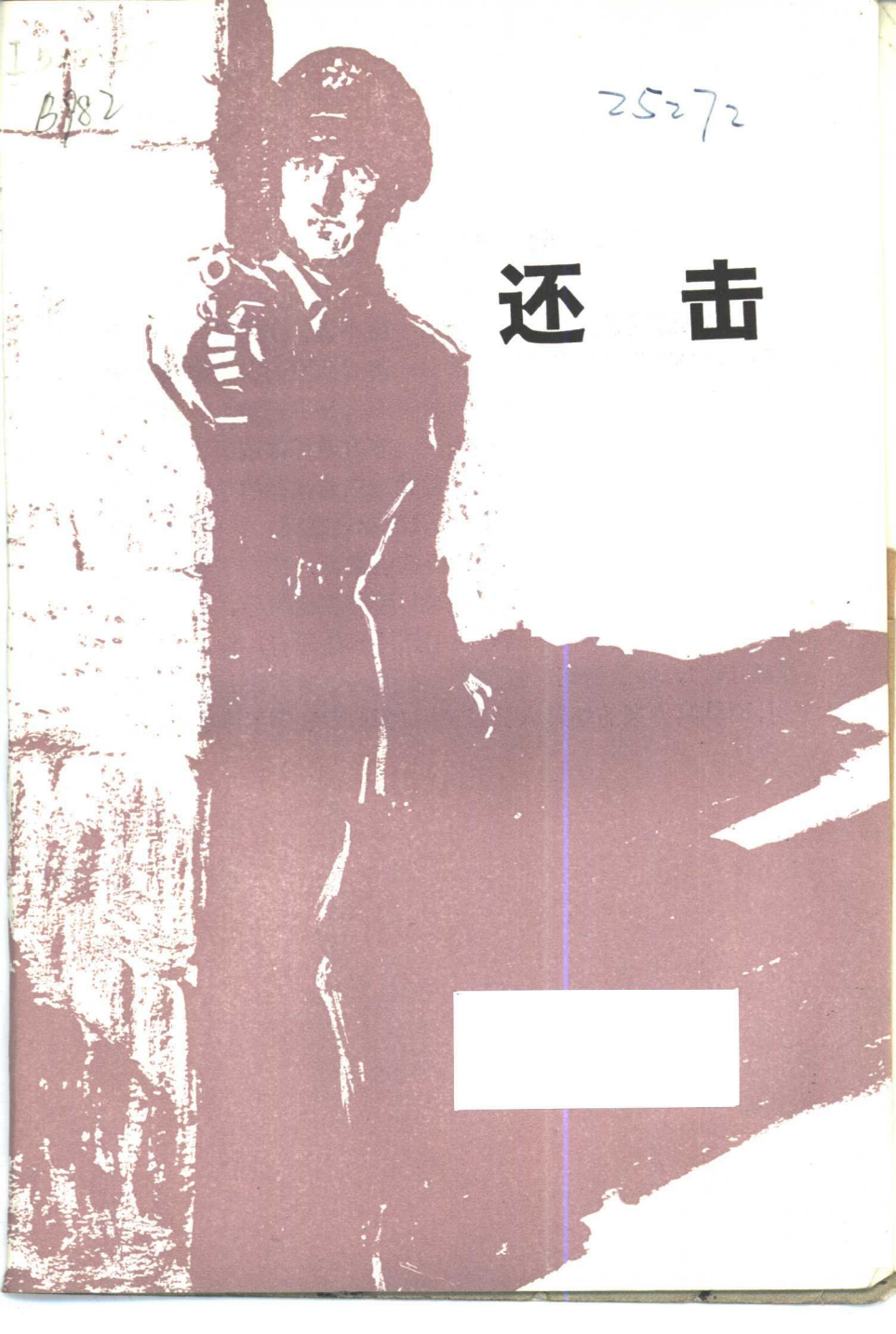


(瑞典) K·阿尔内·布洛姆著

还击

群众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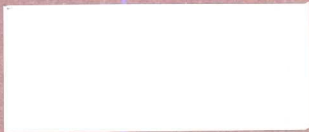




B782

25272

还 击



还 击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12.625印张 271千字 插页2

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67·379

定价：2.00元

印数：00001——30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选载了两个瑞典作家的中篇小说。小说《还击》写的是一家广告公司的经理被枪杀后，调查此案的蒂伦警长也被人枪杀。此后不久，这家广告公司的女秘书也被人打得不省人事，不久就因伤势过重死去了。警方通过细致的调查，终于查明了这三起案件。《还击》通过这三起案件的发生与侦破，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描绘了瑞典的社会现象。《马略尔卡岛的“节日”》通过一起抢劫邮局巨款的案件，描写了警方通过蛛丝马迹，终于查明了真正的罪犯，而罪犯的领导、有权势的司法部长和安全部门行动处长明知罪犯的罪行，但却对警方施加压力，并做伪证，不仅使罪犯逍遥法外，而且还加以重用，而认真办案的警局人员反遭到调离、解职等不幸的结局。

目 录

- 一 还击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 马略尔卡岛的“节日”…………… (227)

还 击

〔瑞典〕K. 阿尔内·布洛姆

陈自新 译 李夜 校

译者的话

奉献给读者的这篇侦探小说，是当代瑞典作家阿尔内·布洛姆(K Arne Blom) 1973年的作品。这是一位瑞典著名的侦探小说家，获得过“福尔摩斯”奖。他写的中篇小说《幸运儿们》，执着地探索促使青少年犯罪的根源。本小说《还击》揭示了当今瑞典大学毕业生的严重失业问题，从一个侧面深刻地反映了瑞典的社会生活。《还击》通过描述警方侦破三起难度极大的谋杀案的全过程，反映出瑞典大学生毕业后的种种厄运。作家采用报道的手法和电影剧本中常见的蒙太奇等技巧，文字洗练含蓄。读者读来仿佛身临其境，深深为其所吸引。

侦探小说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版量较大、读者较多的一种文学体裁。如美国，几占每年图书销售量的四分之一。在瑞典，当代侦探小说也广泛流行，备受欢迎。我们读阿尔内·布洛姆的《还击》，从中或许能对当代瑞典侦探小说窥一斑而知全豹。

资本主义社会犯罪率高，这是西方侦探小说历久不衰的原因所在。其中有的渲染暴力与海淫，有的供读者消闲解闷，但也有不少严肃作品。后者努力探索社会问题，揭露社会阴暗面，反映社会舆论，从而成为影响社会生活的因素之一。小说《还击》如实反映了瑞典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合适工作，生活无着，精神绝望的凄苦命运。资本主义制度无法保障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合适的工作，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不

能例外。我们除对书中几位大学生的命运深表同情之外，还可以从作者揭示的犯罪根源中得到应有的启示。

本文根据苏“进步”出版社(Пporпeцc)1982年出版的《当代瑞典侦探小说集》译出。俄译者为H·费多罗沃伊。

译 者

1984年12月

本书为描述当今瑞典大学生生活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。登场人物子虚乌有，但情节完全是真实的。有一点例外，即隆德城没有叙登斯这样一条街道。书中出现的这条街，不过是大城区许多街道中的一条，这里的一切或多或少与大学生生活有关。

作 者

序 曲

出事前一周的星期二

四月份还没有完，还余下整整一个星期，春意却很浓了。

这样的天气坐汽车实在荒唐，因而他步行往家走去。

五点三十分。忙碌了一整天，他最后一个下的班。

现在，他舒展胸怀呼吸早春的空气，谛听鸟语啁啾。

今日傍晚看来将十分美好 暖融融，静悄悄。

这样的黄昏在花园里闲坐该有多么惬意。要不就在亭子里用晚饭？喝杯咖啡，或者来一杯潘趣酒^①。是啊，那肯定不坏。

他在东瓦尔大街上看见了他，一眼就认出来了。瞧，他迎面走来，不过在街道的另一侧。认出他很容易，他穿着厚大衣。在这样阳光和煦的春日里穿这么厚的大衣，太热了，太热了。

① 一种混合酒，由柠檬汁、糖和葡萄酒混合而成。——译者注

要知道他根本不想遇见他。

不露声色，装出没有认出他来的神情，只管走自己的路。只要他没有……

自然，就这么办。

不过，他也认出了他。

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总是彼此注目。确实如此，两个不同世界的人。

他横穿街道，向他走去。

此时此刻，他们……

不言而喻，眼下这是不可避免的了。

他们交谈时间不长，话不投机。

他猝然打断话头说，没有必要再往下谈，猛一转身，迈步回家。

对方目送着他的背影。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念头。

出事这一周的星期二

五月的夜晚，宁静，春天般和煦。

他深吸了一口烟。香烟差不多抽到了头，烧及嘴唇。他感到了烧灼的疼痛，却没有扔掉烟头。

手没有颤抖。

膝盖上放着一把手枪。

十点三十分左右。大门已经上锁。一条达克斯狗被一根皮带拴着，无可奈何地呆在一根小桩子旁。它早就看中了挂着

信箱的那根柱子，想窜过去干点自己的事。

他深深吸一口气，吸气转而变成呵欠。

他为什么要戴帽子？他自己也感到奇怪。天那么暖和……他迈步来到外面。那条狗继续使劲拽着皮带。

“你想跑跑？”他悄声问。

达克斯狗答以哀求的目光。

他弯下身子，解开拴着狗的皮带。

狗低沉地吠了一声，似乎是在致谢，然后跑向柱子。

小狗的爪子又短又粗，和灌肠一模一样。他微微一笑。

“小灌肠……”他小声而亲昵地说，眼睛望着它。

他瞧见达克斯狗跑到挂着信箱的柱子旁，心想——嗯，终于……

他开始盯着那个身材矮小、头戴帽子的人。

他用手擦了一下下巴，感到每一根神经都在等待中绷得紧紧的。

但心绪平静，完全平静。

左手拿起手枪，伸出了车窗外，需要等待时机。

脑子里闪了一下：他马上就走过来了。

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戴帽子的人身上，他正在弯腰解皮带。

他对他恨之入骨！

那人跟在连跑带蹦的达克斯狗后慢慢走着。

快了，他想。

举起了握枪的手。

戴帽人现在顺着马路走着。眼看他走过了街灯，而后清楚

地出现在离汽车二十米左右的地方。

手没有颤抖。

他瞄准了脑袋。

今晚夜色多好，他无缘无故地想道。

夜色确实不错。

真是活见鬼，竟然陷进这等棘手的事里去了。多少年了，大概还是初次遇到如此倒霉的麻烦事。要是个生疏的人，那倒也好。可是现在……怎么对付那些记者？这些人会怎么想呢？明摆着的事，得向他们交待结果……又那么着急，追着赶着要结果。真倒霉，这两天才调查。见鬼，那是什么时候进行的呢？

该开枪了，他决定。

扣了扳机。

他不清楚是什么东西打着了他的后脑勺。只感到有什么推了他一下，猛地推了一下，使得他气都憋住了。立时，四周的一切——时间、空间、思维——仿佛都模糊了，消失了。

他无意识地向前跨了两步，脸朝下重重地摔倒在沥青路面上。

他从脸颊碰到路面之时起，便进入了无梦境的长眠之中。

他望了一眼倒下的人。

然后，立即把手缩回车内，本想把手枪塞进口袋，但又改变了主意，把枪放到身边的座椅上。

他转动了一下点火开关上的钥匙，扳动制动杆，挂上一档，不慌不忙地开走了。

双手没有颤抖。

为了不使车轮碰到躺在马路上的人体，只好把车开上了人行道。

多么想抽一口烟哪。

她听到一声枪响，接着又是一阵汽车马达声，于是她以为这是排气的响声。

一个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。

帽子滚到一边。

后脑勺伤口处流出一股股鲜血，但不多。

达克斯狗小心地嗅嗅主人，明白出事了，便惊慌地哀嚎起来。

它舔了舔地面上无意志的手。

然后它蹲在一边，抬起头哀嚎起来，象是在哭。

“这狗叫什么？”她想，“奇怪，那里出了什么事？”

号叫声不停不止。她拉开百叶窗，向窗外望去。

第一眼没有发现什么，街道一如往常。

然后她向右边望去，看到沥青路面上躺着一个黑糊糊的人影，过了一会儿她明白了，松手放下百叶窗，奔向房门。门锁故意与人作对似的卡住了，但她终于把门打开，跳到门外。她向摊开双手躺在地上的人跑去，向他跑去。

慌乱中她掉了一只鞋。

她在他身旁停下，瞧了瞧。直到这时，她才喊叫起来，

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。

温暖的五月之夜，一轮明月当空。
对面楼房里的一个男人通知了警察。
他听见了喊声。

一九七二年五月二日，星期二晚上。一辆巡逻车开着闪光灯，鸣着警笛，风驰电掣般穿过隆德的大街，直奔叙登斯大街而来。这条街道的马路上躺着一个受伤的人。二十二点四十三分。

月色溶溶，星光灿灿。寂静温柔的夜晚。这样的时光开枪打人太不适宜了。